

苦囚雜記

周毓英 著



Pan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Price \$0.40

苦 囚 雜 記

周 毓 英 著

PAN UR作畫

上 海
樂 羣 書 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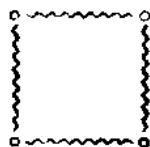
1 9 2 8

1(2)9/8, 11, 15 特 印

1928, 12, 22 出 版

1929, 6, 10 再 版

1001 — 2000 冊



版 權 所 有

實 價 大 洋 四 角

目 錄

牢裏去.....	1
餓.....	17
飯裏的煤屑.....	27
瘋犯.....	42
蜻蜓.....	56
被扣的信.....	62
女人真好.....	78
偷飯.....	82

牢 裏 去

十點鐘的時候，王小五子被幾個穿黃制服黑滾邊腰裏掛着駁殼槍的司法警察押着送到監獄裏去。和小五子同去的還有三個，一個李阿毛，山東人，犯盜案的；一個彭老九頭，廣東人，上海話已能說得順口，他是販鴉片烟土的；還有一個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姓什麼，名字叫野鴨只，他是本地人，專門在電車上摸人家錢袋的。

他們的刑期是：——

王小五子 三年零一個月

李阿毛 五年整

彭老九頭 一年零十五天

野鴨只 三個月零十天

押小五子的車子是一部運貨汽車，他們兩個人合帶一付手梏，除野鴨只以外，各人還帶一個包袱，走起路來很不便，警察還在後面催呢。

“快走！快走！……”警察一。

“官司喫定了！”警察二笑嘻嘻的。

“野鴨只頂便宜頂愜意，只喫一百天。”警察三笑着說。

“李阿毛五年官司也不吃虧，強盜本來要槍斃的！”警察四貓笑的注視着阿毛。

阿毛想辨白幾句，抬起了頭，嘴唇一動一動的站在運貨車門口回頭望警察四，想說又不敢說出來。最後他口張開了，

“我——”

警察一不快活起來了，阿毛口張開了料理發出聲音來，早就被喝住了。

“望什麼，上去！上去！不要討厭！”警察一說了把手裏的皮鞭子揚一揚。

他們四個囚犯先爬上了車，警察把車後的兩扇門闔好又加上了鎖。警察都把腰間的駁殼槍拿出來握着，子彈早就上好的。

車子開動了，涼風陣陣的從前面的車窗吹進來，在黑屋裏關久了的囚犯忽然處到這種境界裏覺得有一種不可明言的愉快和涼爽。

阿毛又想和警察講話，又被先前罵他的那個警察喝住了。

大家都死一般的靜寂着，阿毛雖然愛說話但是又怕警察罵。四條獵狗看守四隻兔子，阿毛他們四個人早已打死了心，定定心心的走到籠裏去，不去是不行的，去了憂急也是無用。

在野鴨只簡單的腦經裏，他想喫飯總比在外面一頓有一頓無一頓飽一頓餓的好些。住屋這裏雖然潮溼，還比今天睡這弄堂，明天睡那弄堂，有時半夜三更給巡捕趕走起來好些。衣裳不過白虱多些，濃濁的臭氣也很難聞，但比沒有又好些！但是，這一件是他頂怕的，野鴨只在那個監獄裏已坐過七八次，有時運道不好一年竟坐

上兩次，合併起來差不多五六年官司了，可是牢裏面那些看守先生們所說的‘規矩’‘規矩’，到現在還沒有弄得明白。時常爲了違犯‘規矩’釘鐐，十天有八天要受看守的痛打。野鴨只終是莫明其妙，不曉得究竟什麼是‘規矩’，要是那個‘規矩’他能夠曉得了，他便可以不受那些無緣無故而來的痛苦，——這樣坐牢他也很高興的。

阿毛很想講話，警察却不高興他講。做鴉片生意的老九頭，他販土賺了不少錢，衣服也穿得很像樣。警察和他談話，老九頭反而冷冷的大不理。

警察一的臉忽然由兇惡變成和氣的，先惡狠狠的看了阿毛他們三個人一眼，而後改了一個笑臉和老九頭攀談：

“唔！老九，你先生這個苦也喫得下嗎？現在的公事真是頂真得很！省裏的上頭緊我們的上頭，我們的上頭又緊我們，所以我們不得不緊你們！……”

“是的，”

“你們或者要說我們待你緊，……喫公事飯的人真難做呢。”

彭老九頭烟癮發作了癩得說話而又不得不說，眼淚鼻涕像要流下來的樣子，嘴張大着打了個呵欠：

“喫苦命裏註定，那裏可以怪老爺們呢。……”

阿毛聽了歪着嘴笑起來，眉毛也移動着，很看不上眼的把老九頭開顏笑：

“你命裏註定要販鴉片烟土呢，……呵呵，呵呵，……”

警察四聽見阿毛說話便不快活了：

“總有你講話的分兒！誰叫你講的？”

“講講也不要緊，先生何必這樣認真起來？”

阿毛放大了胆說。

四個警察的八隻銅鈴似的眼睛都怒視着阿毛，老九頭的眼珠子向來是沒有光的，這時也得意的發出光亮來射在阿毛身上。王小五子和

野鴨只對阿毛當然表同情，他們怕阿毛又要喫警察的苦頭了。

靜寂了三分鐘之後，警察三聲氣兇猛的罵出來了。

“強盜真沒有好東西！我們談心有你的講話分兒？不要喫點苦頭！”

“……”阿毛把頭低下了。

“你這倒是賺錢的買賣呢。”警察二是個忠厚長者，也來對老九頭送笑臉了。

“原是喲！我是將本求利的，又不是憑空搶人家的！騙人家的！詐人家的！偷人家的……”

“或法定了的，那有什麼法子。”警察一插下去說。

“我們做這個生意利息頂好也不過三四分錢，誰高興做呢，不過自己吃上了沒有法子。”老九頭一口氣把話補說完了。

“錢，你總賺得不少了。”警察一。

“做這種好買賣都是發財的。”警察四。

“我是將本求利的，那裏有什麼大錢輪到我

賺，夠開銷罷了。……”

“不會的，這生意不會不賺錢的。”警察三媚笑說。警察一從褲袋裏探出烟匣來，先敬敬的送一根給老九頭，自己也啣了一根。其餘三個警察也各自拿出烟來。警察四搶着替老九頭點了火。

野鴨只看了口水都流出來了，小五子素來也抽烟的，但是不敢向警察要，眼睛睜大着在那裏羨慕老九頭。祇是阿毛氣得鼻子裏氣都嘆不轉，坐在那裏肚裏罵人。警察一的烟抽了五六口，手裏還有六七分長的一支屁股，隨手丟在面前，小五子見了命一樣的搶去拾。那時警察一倒沒有留意，可是警察三看見了，罵起來了：

“呸！王小五子！你要抽烟，是嗎？”說着提起腳踢了一下小五子那隻拾烟屁股的手，順便把烟屁股也踏掉了。“你曉得你是犯人嗎？犯人抽烟有嗎？你在車上抽烟，給過路的見了要不要說閒話？！”

小五子嚇得連忙縮回了手，坐着動都不敢動。老九頭昂着頭很得意了，把烟霧固意吐在阿

毛面前誇耀，又有點看不起小五子的神氣。

阿毛便不平起來，對老九頭狠狠的：“你收起點吧，不要騎了雄獅子的太耀武揚威，爬在人家頭上。抽點烟有什麼闊氣，把烟霧都吐在我的面上。”

“你這個混蛋，我們特別優待老九，關你什麼事？烟霧吐在你面上，你什麼辦？蛋泥！”警察四對着阿毛罵。

“我什麼辦，我是犯人，他也是犯人呵！他非但特許抽煙，還可以把煙霧吐在人家臉上！”阿毛終究不服氣的說了。

警察四暴跳着，俯着腰要來打阿毛，但是車廂太窄，祇能一脚臨空一腳踏地的罵阿毛，又像替自己叫屈。

“喔啲啲！反了！反了！反了！……”

警察一立刻插口止住警察四的叫聲，做什麼叫起來，監獄快到了，到那裏招呼一聲，把點好處他受用受用就好了！”

大家都沉默着，老九頭得意得莫明其妙的

看看警察，又回轉頭看看阿毛，看看小五子。看看野鴨只。阿毛聽了警察一的話，心裏就有鬼，頭也不敢抬了。

經過二十分鐘的沉默，汽車開到了監獄的大門口，略停了一下，一個警察先進去通知監獄官，把鐵門開大了讓汽車直開到監獄官辦公室前的曠場上。

四個囚犯下車排列着，像等待什麼似的立着。另外有二個監獄裏的看守捧着槍在傍邊守候。

警察一手裏拿一張紙點交與監獄官，監獄官接了紙頭便和商家點貨一樣的來查點囚犯。

下面監獄官和囚犯一問一答來了：

“王小五子。”

“有！”聲音很高。

“那裏人？”

“浙江人？”

“多大年紀。”

“三十一歲。”

“犯什麼事?”

“刺姘頭。”聲音很低。

“判幾年。”

“三年一個月。”

看守拉小五子站開去了。

“李阿毛。”

“有!”聲音很高。

“那裏人?”

“山東濟南府。”

“多大年紀?”

“二十八。”

“什麼罪?”

“強盜!”聲音很高,警察和看守都注目他。

“判幾年?”

“五年。”

“看守又拉了李阿毛也站過去。

“彭老九頭。”

“有。”

“那裏人?”

“廣東。”

“多大年紀？”

“四十五。”

“什麼事？”

“煙土。”

“判幾年？”

“一年十五天。”

看守很客氣的招手叫老九頭走了過去。

“野鴨只。”

“有……有……有”

“那裏人？”

“上海。”

“多大年紀？”

“二十九。”

“犯什麼罪？”

“拿一眼眼物(音末)事。”

警察和看守突然笑了起來，點名的監獄官也笑起來了。

“判你幾年？”

“三個月零十天。”

四個囚犯又立成一列。

警察一向監獄官說：“四個！”

監獄官看了囚犯一眼，轉過頭來回答：“四個，不錯。”

“請寫收條，我們好回去銷差。”

“是。”

警察四暗地裏拉了一下警察一的衣角，在耳朵上講了幾句，看阿毛一眼，警察一又向監獄官耳朵上說了幾句，也向阿毛看了一眼。監獄官點點頭，警察便回去了。

看守把他們領到一條走廊底下，又來一個看守來搜查他們身上和被服，第一個先查彭老九頭，彭老九頭頭上戴頂黑色新呢禮帽，看守把帽子一把抓下來，遠遠的望天井裏一丟，“媽的！”

“請保管吧，不要丟掉。”老九頭請求看守。

“不行，不行。”說着又在他週身摸索。老九頭灰黑臉色，黑漆牙齒，身上一點肉都沒有，只

是一層皮，一看而知是個老煙癮。所以搜得特別利害，半新舊的直貢呢馬褂剪成了四塊，一件舊了的華絲葛夾袍也剪開來把裏子翻出來查看。野鴨只看得把舌頭伸着，以爲這麼好的衣服剪了真是可惜。把褲帶子解下來，看守又伸進手去在生殖器部和肛門部也摸索過了。襪子鞋子都脫下來看過，夾被也用剪刀剪開來看過。老九頭哀懇不要剪得這樣粉碎的，看守很不在意便打了一個耳光，“你想帶幾個煙泡進去是不是？”

阿毛好像人家替他報了仇的樣子，張開着口在那裏笑，看守又怒氣勃勃的跑來把阿毛也打了一下“開心什麼？”

第二個搜野鴨只，野鴨只身上什麼都沒有，下身兩條單褲，上身穿四件小褂，腳也是赤着的。

第三個搜阿毛，也很簡單。

第四個搜小五子，他一條單被，一個小包袱裏面縫套褲褂，身上穿一套夾襖夾褲。搜十分鐘就完畢了。